呻吟語卷之四

寧陵呂坤叔簡父著

外篇

天地

濕温生物濕熱長物燥熱成物淒涼殺物嚴寒養物濕温沖和之氣也濕熱蒸發之氣也燥熱燔灼之氣也淒涼殺氣陰壯而陽微也嚴寒斂氣陰外激而陽內培也五氣惟嚴寒最仁

渾厚天之道也是故處萬物而忿言然不能無日

月星晨以昭示之是寓精明于渾厚之中

精存則生神精散則生形太乙者天地之神也萬物者天地之形也太乙不盡而天地存萬物一不已而天地毀人亦然

天地只一箇光明故不言而人信

天地不可知也而吾知天地之所生觀其所生而天地之性情形體俱見之矣是故觀子而知父母觀器而知模範天地者萬物之父母而造物之模範也

天地之氣化生於不齊而死於齊故萬物參差萬
事雜揉勢固然耳天地亦主張不得

觀七十二候者謂物知時非也乃時變物耳

天地盈虛消息是一箇套子萬物生長收藏是一
副印板

天積氣所成自吾身以上皆天也日月星辰去地
八萬四千里團于積氣中無纖隔微障徹地光
明者天氣清甚無分毫渣滓耳故曰太清不然
雖薄霧輕烟一里外有不見之物矣

地道好生之至也凡物之有根種者必與之生盡
物之分量盡已之力量不至寒凝枯敗不止也
故曰坤稱母

四時惟冬是天地之性春夏秋皆天地之情故其
生萬物也動氣多而靜氣少

萬物得天地之氣以生有宜温者有宜微温者有
宜太温者有宜温而風者有宜温而濕者有宜
温而燥者有宜温而時風時濕者何氣所生則
宜何氣得之則長養失之則傷病氣有一毫之

爽萬物陰受一毫之病其宜涼宜寒宜暑無不皆然飛潛動植蠛蠓之物無不皆然故天地位則萬物育王道平則萬民遂

六合中洪纖動植之物都是天出氣地出質鎔鑄將出來都要消磨無迹還他故物不怕是金石也要歸於無益從無中生來定要都歸無去辟之一盆水打攪起來大小浮漚以千萬計原是假借成的少安靜時還化爲一盆水

先天立命處是萬物自具的天地只是箇生息培

養只如草木原無箇生理天地好生亦無如之何

天地間萬物都是陰陽兩箇其成的其獨得於陰者見陽必避蝸牛壁蘚之類是也其獨得於陽者見陰必枯夏枯草之類是也

陰陽合時只管合合極則離離時只管離離極則合不極則不離不合極則必離必合

寒則水燥則火吾心自有水火靜則寒動則熱吾身自有氷炭然則天地之氷炭誰爲之亦動靜

爲之一陰生而宇宙入靜至十月閉塞而成寒一陽生而宇宙入動至五月薰蒸而成暑或曰五月陰生矣而六月大暑十一月陽生矣而十二月大寒何也曰陽不極則不能生陰陰不極則不能生陽勢窮則反也微陰激陽則陽不受激而愈熾微陽激陰則陰不受激而愈溢氣逼則甚也至七月正月則陰陽相戰客不勝主衰不勝旺過去者不勝方來故七月大火西流而金漸生水正月析木用事而水漸生火盡陰陽

之氣續接非直接直接則絕父母死而子始生
有是理乎漸至非驟至驟至則激五穀種而能
即熟有是理乎二氣萬古長存萬物四時咸遂
皆續與漸爲之也惟續故不已惟漸故無迹
既有箇陰氣必有聚結故爲月既有箇陽氣必有
精華故爲日[illegible]是月之體本是純陰無光之物
其光也映日得之客也非主也
天地原無晝夜日出而成晝日入而成夜星常在
天日出而不顯其光日入乃顯耳古人云星從

日生細看來星不借日之光以爲光嘉靖壬寅
日食既滿天有星當是時日且無光安能生星
之光乎

水靜柔而動剛金動柔而靜剛木生柔而死剛火
生剛而死柔土有剛有柔不剛不柔故金木水
火皆從鍾焉得中故也天地之全氣也

噓氣自內而之外也吸氣自外而之內也天地之
初噓爲春噓盡爲夏故萬物隨噓而生長天地
之初吸爲秋吸盡爲冬故萬物隨吸而收藏噓

者上升陽氣也陽主發吸者下降陰氣也陰主
成噓氣温故爲春夏吸氣寒故爲秋冬一噓一
吸自開辟以來至混沌之後只是這一絲氣有
毫髮斷處萬物滅天地毁萬物天地之子也一
氣生死無不肖之

風惟知其吹拂而已雨惟知其淋漓而已霜雪惟
知其嚴凝而已水惟知其流行而已火惟知其
燔灼而已不足則屛息而各藏其用有餘則倡
狂而各恣其性卒然而感則强者勝若兩軍交

戰相下而後已是故久陰則權在雨而日月難
爲明久旱則權在風而雲雨難爲澤以至水火
霜雪莫不皆然誰爲之曰陰陽爲之陰陽誰爲
之曰自然爲之

陰陽徵應自漢儒穿鑿附會以爲某災祥應某政
事最迂大抵和氣致祥戾氣致妖與作善降祥
作惡降殃道理原是如此故聖人只說人事只
盡道理應不應在我不在我都不管若求一一
徵應如鼓答桴堯舜其猶病矣大段氣數有一

定的有偶然的天地不能違天地亦順之而已旱而雩水而禜彗孛而禳火而祓日月食而救君子畏天威謹天戒當如是爾若云隨禱輒應則日月盈虧豈係於救不救之間哉大抵陰陽之氣一偏必極勢極必反陰陽乖戾而分故孤陽亢而不下陰則旱無其極陽極必生陰故久而雨陰陽和合而留故淫陰升而不舍陽則雨無其極陰極必生陽故久而晴草木一衰不至遽茂一盛不至遽衰夫婦朋友失好不能遽合

合不至遽乖天道物理人情自然如此是一定的星殞地震山崩雨血火見河清此是偶然的吉凶先見自非常理故臣子以修德望君不必以災異恐之若因災而懼固可修德一有祥瑞便可謂德已足而罷修乎乃若至德回天災祥立應桑穀枯彗星退寃獄釋而驟雨忠心白而反風亦間有之但曰必然事吾不能確確然信也

氣化無一息之停不屬進就屬退動植之物其氣

機亦無一息之停不屬生就屬死再無不進不
退而止之理
形生於氣氣化沒有底天地定然沒有天地沒有
底萬物定然沒有
生氣醇濃渾濁殺氣清爽澄澈生氣牽戀優柔殺
氣果決脆斷生氣寬平溫厚殺氣峻隘涼薄故
春氣絪緼萬物以生夏氣薰蒸萬物以長秋氣
嚴肅萬物以入冬氣閉藏萬物以亾
一呼一吸不得分毫有餘不得分毫不足不得連

呼不得連吸不得一呼無吸不得一吸無呼此
盈虛之自然也

水質也以萬物爲用火氣也以萬物爲體及其化
也同歸於無迹水性徐火性疾故水之入物也
因火而疾水有定氣火無定氣故火附剛則剛
附柔則柔水則入柔不入剛也

陽不能藏陰不能顯纔有藏處便是陽中之陰纔
有顯處便是陰中之陽

水能實虛火能虛實

乾坤是毀的故開闢後必有混沌所以主宰乾坤是不毀的故混沌還成開闢主宰者何元氣是已元氣亘萬億歲年終不磨滅是形化氣化之祖也

天地全不張主任陰陽陰陽全不擺布任自然世之人趨避祈禳徒自苦耳其奪自然者惟至誠

天地發萬物之氣到無外處止收斂之氣到無內處止不至而止者非本氣不足則客氣相奪也

靜生動長動消靜息息則生生則長長則消消則

息

萬物生於陰陽死於陰陽陰陽於萬物原不相干
任其自然而已雨非欲潤物旱非欲熯物風非
欲撓物雷非欲震物陰陽任其氣之自然而萬
物因之以生死耳易稱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
雨另是一種道理不然是天地有心而成化也
若有心成化則寒暑災祥得其正乃見天心矣

天極從容故三百六十日爲一噓吸極次第故溫
暑涼寒不驀越而雜至極精明故晝有容光之

照而夜有月星極平常寒暑旦夜生長收藏萬古如斯而無新奇之調極含蓄併包萬象而不見其滿塞極沉默無所不分明而無一言極精細色色象象條分縷析而不厭其繁極周匝踈而不漏極凝定風雲雷雨變態於胷中悲懽号號怨德於地下而不惡其擾極通變普物因材不可執爲定局極自然任陰陽氣數理勢之所極所生而已不與極堅耐萬古不易而無欲速求進之心消磨曲折之患極勤敏無一息之停

極聰明亘古今無一人一事能欺罔之者極老成有虧欠而不隱藏極知足滿必損盛必衰極仁慈雨露霜雪無非生物之心極正直始終計量未嘗養人之奸容人之惡極公平抑高舉下貧富貴賤一視同仁極簡易無瑣屑曲局示人以繁難極雅淡青蒼自若更無炫飾極靈爽精誠所至有感必通極謙虛四時之氣常下交極正大擅六合之恩威而不自有極誠實無一毫僞妄心虛假事極有信萬物皆任之而不疑故

人當法天人天所生也如之者存反之者亾本
其氣而失之也

春夏後看萬物繁華造化有多少滑巧多少發揮
多少張大元氣安得不斷喪機緘安得不窮盡
此所以虛損之極成否塞成渾沌也

形者氣之橐囊也氣者形之線索也無形則氣無
所憑藉以生無氣則形無所鼓舞以爲生形須
臾不可無氣氣無形則萬古依然在宇宙間也

要知道雷霆霜雪都是太和

濁氣醇清氣漓濁氣厚清氣薄濁氣同清氣分濁
氣溫清氣寒濁氣柔清氣剛濁氣陰清氣陽濁
氣豐清氣嗇濁氣甘清氣苦濁氣喜清氣惡濁
氣榮清氣枯濁氣融清氣孤濁氣生清氣殺

一陰一陽之謂道二陰二陽之謂駁陰多陽少陽
多陰少之謂偏有陰無陽有陽無陰之謂孤一
陰一陽乾坤兩卦不二不雜純粹以精此天地
中和之氣天地至善也是道也上帝降衷君子
衷之是故繼之即善成之爲性更無偏駁不假

修爲是一陰一陽屬之君子之身矣故曰君子之道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此之謂偏百姓日用而不知此之謂駁至於孤氣所生大乖常理孤陰之善慈悲如毋惡則險毒如虺孤陽之善嫉惡如讐惡則凶橫如虎此篇夫子論性純以善者言之與性相近也稍稍不同

天地萬物只是一箇漸故能成故能久所以成物悠者漸之象也久者漸之積也天地萬物不能頓也而況於人乎故悟能頓學成不能頓

盛德莫如地萬物於地惡道無以加矣聽其所爲
而莫之憾也負荷生成而莫之厭也故君子卑
法地樂莫大焉
日正午月正圓二一呼吸間耳呼吸之前未午未圓
呼吸之後午過圓過善觀中者此亦足觀矣
中和之氣萬物之所由以立命者也故無所不宜
偏盛之氣萬物之所由以盛衰者也故有宜有
不宜
祿位名壽康寧順適子孫賢達此天福人之大權

也然嘗輕以與人所最靳而不輕以與人者惟名福善禍淫之言至名而始信大聖得大名其次得名視德無分毫爽者惡亦然祿位壽康在一身名在天下祿位壽康在一時名在萬世其惡者備有百福惡名愈著善者備嘗艱苦善譽日彰桀紂幽厲之名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此固天道報應之微權也天之以百福予人者特有此耳彼天下萬世之所以仰慕欽承疾惡笑駡其禍福固不小也

以理言之則當然者謂之天命有德討有罪奉三尺無私是已以命言之則自然者謂之天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定於有生之初是已以數言之則偶然者謂之天會逢其適偶值其際是已

造物之氣有十有中氣有純氣有雜氣有戾氣有似氣有大氣有細氣有間氣有變氣有常氣皆不外於五行中氣五行均調精粹之氣也人鍾之而爲堯舜禹文周孔物得之而爲麟鳳之類

是也純氣五行各具純一之氣也人得之而爲伯夷伊尹柳下惠物得之而爲龍虎之類是也雜氣五行交亂之氣也戾氣五行麄惡之氣也似氣五行假借之氣也大氣磅礴渾淪之氣也細氣纖蒙浮渺之氣也間氣積久充溢會合之氣也變氣偶爾遭逢之氣也常氣流行一定之氣也萬物各有所受以爲生萬物各有所屬以爲類萬物不自由也惟有學問之功變九氣以歸中氣

火性發揚水性流動木性條暢金性堅剛土性重厚其生物也亦然

太和在我則天地在我何動不臧何往不得

彌六合皆動氣之所爲也靜氣一粒伏在九地之下以胎之故動者靜之死鄉靜者動之生門無靜不生無動不死靜者常施動者不還發大造之生氣者動也耗大造之生氣者亦動也聖人主靜以涵元理道家主靜以留元氣

萬物發生皆是流於既溢之餘萬物收斂皆是勞

於既極之後天地一歲一呼吸而萬物隨之
天地萬物到頭來皆歸於毋故水火金木有盡而
土不盡何者水火金木氣盡於天質盡於地而
土無可盡故真氣無歸真形無藏萬古不可磨
滅滅了更無開闢之時所謂混沌者真氣與真
形不分也形氣混而生天地形氣分而生萬物
天欲扶小人之惡必使其惡常得志彼小人者懽
恐其惡之不遂也故貪天禍以至于亾
自然謂之天當然謂之天不得不然謂之天陽亢

必旱久旱必陰久陰必雨久雨必晴此之謂自
然君尊臣卑父坐子立夫唱婦隨兄友弟恭此
之謂當然小役大弱役強貧役富賤役貴此之
謂不得不然
心就是天欺心便是欺天事心便是事天更不須
向蒼蒼上面討
天者未定之命命者已定之天天者大家之命命
者各物之天命定而吉凶禍福隨之也由不得
天天亦再不照管

天地萬物只是一氣聚散更無別箇形者氣所附
以爲凝結氣者形所托以爲運動無氣則形不
存無形則氣不住

天地既生人物則人物各具一天地天地之天地
由得天地人物之天地由不得天地人各任其
氣質之天地至於無涯牿其降衷之天地幾於
澌盡天地亦無如之何也巳其吉凶禍福率由
自造天何尤乎而怨之

吾人渾是一天故日用起居食息念念時時事事

便當以天自處
朱子云天者理也余曰理者天也
有在天之天有在人之天有在天之先天太極是
已有在天之後天陰陽五行是已有在人之先
天元氣元理是已有在人之後天血氣心知是
已
問天地開闢之初其狀何似曰未易形容因指齋
前盆沼令滿貯帶沙水一盆投以瓦礫數小塊
雜穀豆升許令人攪水渾濁曰此是混沌未分

之狀待三日後再來看開闢至日而濁者清矣輕清上浮曰此是天開於子沉底渾泥此是地闢於丑中間兀礫出露此是山陵是時穀豆芽生月餘而水中小蟲浮沉奔逐此是人與萬物生於寅徹底是水天包乎地之象也地從上下故山上銳而下廣象暈穀堆也氣化日繁華日廣後日消耗萬物毀而生機微天地雖不毀至亥而又成混沌之世矣

雪非薰蒸之化也天氣上升地氣下降是乾涸世

界矣然陰陽之氣不交則絕故有留滯之餘陰
始生之嫩陽往來交結久久不散而迫於嚴寒
遂為雪為霰白者少陰之色也水之母也盛則
為雪微則為霜霜冬月片瓦半甎之下着濕地皆
有霜陰氣所呵也土乾則否

呻吟語卷之四

寧陵呂坤叔簡父著

外篇

世運

勢之所在天地聖人不能違也勢來時卽摧之未必遽壞勢去時卽挽之未必能回然而聖人每與勢忤而不肯甘心從之者人事宜然也

世人賤老而聖王尊之世人棄愚而君子取之世人恥貧而高士清之世人厭淡而智者味之世

人惡冷而幽人實之世人薄素而有道者尚之
悲夫世之人難與言矣
壞世教者不是宦官宮妾不是農工商賈不是衙
門市井不是[illegible]
古昔盛時民自飽煖之外無過求自利用之外無
異好安身家之便而不恣耳目之欲家無奇貨
人無玩物餘珠玉於山澤而不知寳藏繭絲於
箱篋而不知繡偶行於途而知貴賤之等創見
於席而知隆殺之理農於桑麻之外無異聞士

於禮義之外無羨談公卿大夫於勸課訓廸之外無簿書知官之貴而不知爲民之難知貧之可憂而不知人富之可嫉夜行不以兵遠行不以餱施人者非欲其我德施於人者不疑其欲我之德訢訢渾渾其時之春乎其物之胚蘖乎吁可想也已

伏羲以前是一截世道其治任之而已已無所與也五帝是一截世道其治安之而已不擾民也三王是一截世道其治正之而已不使縱也秦

以後是一截世道其治刼之而已愚之而已不
以德也

世界一般是唐虞時世界黎民一般是唐虞時黎
民而治不古若非氣化之罪也

終極與始接困極與亨接

三皇是道德世界五帝是仁義世界三王是禮義
世界春秋是威力世界戰國是智巧世界漢以
後是勢利世界

士鮮衣美食浮談怪說玩日愒時而以農工爲村

鄙女傅粉簪花冶容學態袖手樂遊而以勤儉爲羞辱官盛從豐供繁文縟節奔逐世態而以教養爲迂腐世道可爲傷心矣

喜殺人是泰愁殺人也是泰泰之人昏惰侈肆泰之事廢墜寬罷泰之風紛華驕蹇泰之前如上水之篙泰之世如高竿之頂泰之後如下坂之車故否可以致泰泰必至於否故聖人憂泰不憂否否易振泰難持

世之衰也卑幼賤微氣高志肆而無上子弟不知

有父母婦不知有舅姑後進不知有先達士民
不知有官師郎署不知有公卿偏裨軍士不知
有主帥目空空而氣勃勃恥於分義而敢於陵
駕嗚呼世道至此未有不亂不亾者也

節文度數聖人之所以防肆也僞禮文不如眞愛
敬眞簡率不如僞禮文僞禮文猶足以成體眞
簡率每至於踰閑僞禮文流而爲象恭滔天眞
簡率流而爲禮法掃地七賢八達簡率之極也
舉世牛馬而晉因以亾近世士風崇尚簡率蕩

然無檢蹉蹉吾莫知所終矣

天下之勢頻可爲也漸不可爲也頻之來也驟驟多無根漸之來也深深則難撼頻着力在終漸着力在始

造物有涯而人情無涯以有涯足無涯勢必爭故人人知足則天下有餘造物有定而人心無定以無定撼有定勢必敗故人人安分則天下無事

天地有眞氣有似氣故有鳳皇則有昭明有粟穀

則有稂莠兎葵似葵燕麥似麥野菽似菽槐藍
似槐之類人亦然皆似氣之所鍾也

呻吟語卷之四

寧陵呂坤叔簡父著

外篇

聖賢類

孔子是五行造身兩儀成性其餘聖人得金氣多者則剛明果斷得木氣多者則朴素質直得火氣多者則發揚奮迅得水氣多者則明徹圓融得土氣多者則鎮靜渾厚得陽氣多者則光明軒豁得陰氣多者則沉默精細氣質既有所限

雖造其極終是一偏底聖人此七子者共事多不相合共言多不相入所同者大根本大節目耳

孔顏窮居不害其爲仁覆天下何則仁覆天下之具在我而仁覆天下之心未嘗一日忘也

聖人不落氣質賢人不渾厚便直方便着了氣質色相聖人不帶風土賢人生燕趙則慷慨生吳越則寬柔就染了風土氣習

性之聖人只是箇與理相忘與道爲體不待思惟

橫行直撞恰與時中脗合反之聖人常常小心循規蹈矩前望後顧才執得中字稍放鬆便有過不及之差是以希聖君子心上無一時任情恣意處

聖人一聖人全一則獨詣其極全則各臻其妙惜哉至人有聖人之功而無聖人之全者圓於見也

所貴乎剛者貴其能勝已也非以其能勝人也子路不勝其好勇之私是爲勇字所伏終不成箇

剛者聖門稱剛者誰吾以為恂恂之顏子其次魯鈍之曾子而已餘無聞也

天下古今一條大路曰大中至正是天造地設的這箇路上古今不多幾人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其餘識得的周程張朱雖走不到盡頭畢竟是這路上人將這箇路來比較古今人雖伯夷伊惠也是異端更那說那佛老楊墨陰陽術數諸家若論箇分曉伯夷伊惠是旁行的佛老楊墨是斜行的陰陽星數是岐行的

本原處都從正路起却念頭一差錯下路去愈
遠愈繆所以說異端言本原不異而發端異也
何也佛之虛無是吾道中寂然不動差去老之
無為是吾道中守約施博差去為我是吾道中
正靜自守差去兼愛是吾道中萬物一體差去
陰陽家是吾道中敬授人時差去術數家是吾
道中至誠前知差去看來大路上人時為佛時
為老時為楊時為墨時為陰陽術數是合數家
之所長岔路上人佛是佛老是老楊是楊墨是

墨陰陽術數是陰陽術數殊失聖人之初意譬之五味不適均不可以專用也四時不錯行不可以專令也

聖人之道不奇纔奇便是賢者

戰國是箇慘酷的氣運巧僞的世道君非富强之術不講臣非功利之策不行六合正氣獨鍾在孟子身上故在當時疾世太嚴憂民甚切

清任和時是孟子與四聖人議定的謚法祖術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是子思作仲

尼的贊語
聖賢養得天所賦之理完仙家養得天所賦之氣
完然出陽脫殼仙家未嘗不死特留得此氣常
存性盡道全聖賢未嘗不死只是爲此理常存
若修短存亾則又係乎氣質之厚薄聖賢不計
也
賢人之言覞聖人未免有病此其大較耳可怪俗
儒見說是聖人語便回護其短而推類以求過
見說是賢人之言便洗索其疵而深文以求過

設有附會者從而欺之則陽虎優孟皆失其眞
而不免徇名得象之譏矣是故儒者要認理理
之所在雖狂夫之言不異於聖人聖人豈無出
於一時之感而不可爲當然不易之訓者哉
堯舜功業如此之大道德如此之全孔子稱贊不
啻口出在堯舜心上有多少欿然不滿足處道
原體不盡心原慿不滿勢分不可强力量不可
勉聖人怎放得下是以聖人身圍於勢分力量
之中心長於勢分力量之外纔覺足了便不是

堯舜

伊尹看天下人無一箇不是可憐的伯夷看天下人無一箇不是可惡的柳下惠看天下人無一箇不是可與的

浩然之氣孔子非無但用的妙耳孟子一生受用全是這兩字我嘗云孟子是浩然之氣孔子是渾然之氣渾然是浩然的歸宿浩然是渾然的作用惜也孟子未能到渾然耳

聖學專責人事專言實理

二女試舜所謂書不可盡信也且莫說玄德升聞四岳共薦以聖人遇聖人一見而人品可定一語而心理相符又何須試即帝艱知人還須一試假設舜不能諧二女將若之何是堯輕視骨肉而以二女爲市貨也有是哉

自古功業惟孔孟最大且久時雍風動今日百姓也沒受用處賴孔孟與之發揮而堯舜之業至今在

堯舜周孔之道如九達之衢無所不通如代明之

日月無所不照其餘有所明必有所昏夷尹柳下惠昏於清任和佛氏昏於寂老氏昏於嗇楊氏昏於義墨氏昏於仁管商昏於法其心有所向也譬之鶻鵃知南其心有所厭也譬之壼曰惡夜豈不純然成一家入物竟是偏氣

堯舜禹文周孔振古聖人無一毫偏倚然五行所鍾各有所厚畢竟各人有各人氣質堯敦大之氣多舜精明之氣多禹收斂之氣多文王柔嘉之氣多周公文爲之氣多孔子莊嚴之氣多熟

讀經史自見若說天縱之聖人如太和元氣流行畧不沾着一些四時之氣純是德性用事不落一毫氣質則六聖人須索一箇氣象無毫髮不同方是

讀書要看聖人氣象性情鄉黨見孔子氣象十九至其七情如回非助我牛刀割雞見其喜處由之瑟由之使門人為臣憮然於沮溺之對見其怒處喪予之慟獲麟之泣見其哀處侍側言志之問與人歌和之時見其樂處山梁雌雉之嘆

見其愛處斥由之佞答子貢君子有惡之語見
其惡處周公之夢東周之想見其欲處便見他
發而皆中節處

費宰之辭長府之止看閔子議論全是一箇機軸
便見他和悅而諍處人論事之法莫妙於閔子
天生的一段中平之氣

聖人妙處在轉移人不覺賢者以下便露圭角費
聲色做出來只見張皇

或問孔孟周流到處欲行其道似技癢的曰聖賢

自家看的分數真天生出我來抱千古帝王道術有旋乾轉坤手段只兀兀家居甚是自負所以徧行天下以求遇夫可行之君旣而天下皆無一遇猶有九夷浮海之思公山佛肸之徃夫子豈眞欲如此只見吾道有起死回生之力天下有吾死欲生之民必得君而後術可施也辟之他人孺子入井與已無干旣在井畔又知捄法豈忍袖手

明道咎安石能使愧屈伊川咎子由遂激成三黨

可以觀二公所得

休作世上另一種人形一世之短聖人也只是與人一般纔使人覺異樣便不是聖人

平生不作圓輭態此是丈夫能輭而不失剛方之氣此是大丈夫聖賢之所以分也

聖人於萬事也以無定體爲定體以無定用爲定用以無定見爲定見以無定守爲定守賢人有定體有定用有定見有定守故聖人爲從心所欲賢人爲立身行已自有法度

聖賢之私書可與天下人見客事可與天下人知不意之言可與天下人聞暗室之中可與天下人窺

好問好察時着一我字不得此之謂能總執兩端時着一人字不得此之謂能定欲見之施行畧無人已之嫌此之謂能化

無過之外更無聖人無病之外更無好人賢智者於無過之外求奇此道之賊也

積愛所移雖至惡不能怒狃於愛故也積惡所習

雖至感莫能回狃於惡故也惟聖人之用情不狃

聖人有功於天地只是人事二字其盡人事也不言天命非不知回天無力人事當然成敗不暇計也

或問狂者動稱古人而行不掩言無乃行不顧言乎孔子奚取焉曰此與行不顧言者人品懸絕譬之於射立拱把於百步之外九矢參連此養由基能事也羿夫拙射引弦之初亦望拱把而

從事焉卽發不出十步之遠中不近方丈之鵠何害其爲志士又安知日關弓月抽矢白首終身有不爲由基者乎是故學者貴有志聖人取有志狷者言尺行尺見寸守寸孔子以爲次者取其守之確而恨其志之隘也今人安於凡陋惡彼激昂一切以行不顧言沮之又甚者以言是行非誚之不知聖人豈有一蹴可至之理希聖人豈有一朝徑頓之術只有有志而廢於半塗未有無志而能行跬步者或曰不言而躬行

何如曰此此上智也中人以下須要講求博學審問明辯與同志之人相砥礪奮發皆所以講求之也安得不言若行不顧言則言如此而行如彼口古人而心衰世豈得與狂者同日語哉

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此有道之言也但法度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以來只有一箇譬如律令一般天下古今所共守者若家自爲律人自爲令則爲伯夷伊尹柳下惠之法度故以道爲法度者時中之聖以氣質爲法度者一偏之聖

聖人是物來順應聖人之順應也從廓然太公來故言之應人如嚮而脗合乎當言之理行之應物也如取諸官中而脗合乎當行之理衆人之順應也從任情信意來故言之應人也好莠自口而鮮與理合事之應物也可否惟欲而鮮與理合君子則不然其不能順應也不敢以順應也議之而後言言猶恐尤也擬之而後動動猶恐悔也却從存養省察來噫今之物來順應者人人是也果聖人乎可哀

也已

聖人與衆人一般只是盡得衆人的道理其不同

者乃衆人自異於聖人也

天道以無常爲常以無爲爲爲聖人以無心爲心

以無事爲事

萬物之情各求自遂者也惟聖人之心則欲遂萬

物而總自遂

爲宇宙完人甚難自初生以至屬纊徹頭徹尾無

些子破綻尤難恐亘古以來不多幾人其餘聖

人都是半截人前面破綻後來修補比至終年晚歲纔得乾淨成就了一箇好人還天付本來面目故曰湯武反之也曰反則未反之前便有許多欠缺處今人有過便甘自棄以爲不可復入聖人境域不知盜賊也許改惡從善何害其爲有過哉只看歸宿處成箇甚人以前都饒得過

聖人低昂氣化挽回事勢如調劑氣血損其侈不益其強補其虛不甚其弱要歸於平而已不平

則偏偏則則病大偏則大病小偏則小病聖人雖
欲不平不可得也

聖人絕四不惟纖塵微障無處着脚卽萬理亦無
作用處所謂順萬事而無情也

聖人胸中萬理渾然寂時則如懸衡鑑感之則若
決江河未有無故自發一善念善念之發胸中
不純善之故也故惟有旦晝之牿亾然後有夜
氣之淸明聖人無時不夜氣是以胸中無無故
自見光景

法令所行可以使土偶奔趨惠澤所浸可以使枯木萌蘖教化所孚可以使鳥獸伏馴精神所極可以使鬼神感格吾必以為聖人矣

聖人不強人以太難只是撥轉他一點自然底肯心

參贊化育底聖人雖在人類中其實是箇活天吾嘗謂之人天

孔子只是一箇通通外更無孔子

聖人不隨氣運走不隨風俗走不隨氣質走

聖人平天下不是夷山塡海高一寸還他一寸低
一分還他一分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不可知可知之祖也無不
可知做可知不出無可知則不可知何所附屬

只爲多了這知覺便生出許多情緣添了許多苦
惱落花飛絮豈無死生他只恁委和委順而已
或曰聖學當如是乎曰富貴貧賤壽夭寵辱聖
人未嘗不落花飛絮之耳雖有知覺心不爲知
覺苦

聖人心上再無分毫不自在處內省不疚既無憂懼外至之患又不怨尤只有一段不釋然却是畏天命悲人窮也

定靜安處聖人無一刻不如此或曰喜怒哀樂到面前何如曰只憑喜怒哀樂定靜安處胸次無分毫加損

有相予者謂面上部位多貴處處指之予曰所憂不在此也汝相予一心要包藏得天下理相予兩肩要擔當得天下事相予兩脚要踏得萬事

定雖不貴乎奚憂不然乎有愧於面也

物之入物者染物入於物者染於物惟聖人無所
入萬物亦不得而入之惟無所入故無所不入
惟不爲物入故物亦不得而離之

人於吃飯穿衣不曾說我當然不得不然至於五
常百行却說是當然不得不然又竟不能然

孔子七十而後從心六十九歲未敢從也衆人一
生只是從心從心安得好聖學戰戰兢兢只是
降伏一箇從字不曰戒慎恐懼則曰憂勤惕勵

防其從也豈無樂時樂也只是樂天衆人之樂
則異是矣任意若不離道聖賢性不與人殊何
苦若此
日之于萬形也鑑之於萬象也風之於萬籟也尺
度權衡之於輕重長短也聖人之于萬事萬物
也因其本然付以自然分毫我無所與焉然後
感者常平應者常逸喜亦天怒亦天而吾心之
天如故也萬感劻勷衆動轇轕而吾心之天如
故也

平生無一事可瞞人此是大快樂

堯舜雖是生知安行然堯舜自有堯舜工夫學問

但聰明睿智千百衆人豈能不資見聞不待思

索朱文公云聖人生知安行更無積累之漸聖

人有聖人底積累豈儒者所能測識哉

聖人不矯

聖人一無所昏

孟子謂文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雖非文王

之心最看得時勢定文王非利天下而取之亦

非惡富貴而逃之順天命之予奪聽人心之向
背而我不與焉當是時三分天下纔有其二即
武王亦動手不得若三分天下有其三即文王
亦束手不得勺之詩曰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
用大介天命人心一毫假借不得商家根深蒂
固須要失天命人心到極處周家積功累仁須
要收天命人心到極處然後得失界限決絕潔
淨無一毫黏帶如爪熟自落栗熟自墜不待剝
摘之力且莫道文王時動得手即到武王時紂

又失了幾年人心武王又收了幾年人心牧誓
武成取得何等費唇舌多士多方守得何等躭
驚怕則武王者生擒勁剥之所致也又辟之瘡
落痂雖出卵爭一刻不得若文王到武王時定
不犯手或讓位微箕爲南河陽城之避徐觀天
命人心之所屬屬我我不却之使去不屬我我
不招之使來安心定志任其自去來耳此文王
之所以爲至德使安受二分之歸不惟至德有
損若紂發兵而問叛人即不勝文王將何辭雖

萬萬出文王下者亦不敢安受商之叛國也用是見文王仁熟智精所以爲宣哲之聖也

湯禱桑林以身爲犧此史氏之妄也按湯世十八年旱至二十三年禱桑林責六事於是旱七年矣天乃雨夫農事冬旱不禁三月夏旱不禁十日使湯待七年而後禱則民已無孑遺矣何以爲聖人卽湯以身禱而天不雨將自殺與是絕民也將不自殺與是要天也湯有一身能供幾禱天雖享祭寧欲食湯哉是七年之間歲歲有

旱未必不禱歲歲禱雨未必不應六事自責史臣特紀其一時然耳以人禱斷斷乎其無也

伯夷見冠不正望望然去之何不告之使正柳下惠見袒裼裸程而由由與偕何不告之使衣故曰不夷不惠君子居身之珎也

亘古五帝三王不散之精英鑄成一箇孔子餘者猶成顏曾以下諸賢至思孟而天地純粹之氣索然一空矣春秋戰國君臣之不肖也宜哉後乎此者無聖人出焉蘄孔孟諸賢之精英而未

盡洩輿